

千面 我以 候君心

WOYIQIANMIAN
HOUJUNXIN



身为蒙古国公主的她，
古灵精怪，比男人还大条，
却好死不死地被众多美男捧为掌中宝。
出身显赫的他们，风流倜傥，比女人还貌美，
却要死不活地被她玩弄于鼓掌之中……

御前承墨 著 珠海出版社

彩虹堂携晋江原创网鼎力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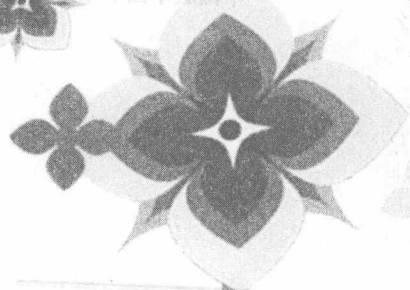
超爆笑年度巨献

千面娇娃VS绝世美男 斗智斗勇 鸡飞狗跳

彩虹堂·花蔻子系列隆重登场，引领快乐阅读新风潮!!!

壹

RAINBOW
COW 花蔻子



我以千面候君心 2

御前承墨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以千面候君心. 2 / 御前承墨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5453-0085-7

I. 我… II. 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6988 号

我以千面候君心.2

©御前承墨 著

责任编辑: 姜 蓓 靳 红

特约编辑: 孟 玮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bs.net

E - 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38 字数: 67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085-7

定 价: 50.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四十九章·重色轻友的奔奔	001
第五十章·在葱上跌倒,就在葱上爬起	007
第五十一章·战承稟现身	015
第五十二章·君子报仇,十三年不晚	022
第五十三章·男人间的“名分”之争	028
番外二:我是谁	036
番外三:“缘分”梦注定	042
番外四:“双面计”的引子	046
第五十四章·指婚战承稟	056
第五十五章·用错对象的“绵绵春宵”	065
第五十六章·就是不想你娶她	071
第五十七章·奶豆腐是这样被抛弃的	078
第五十八章·“友情客串”的约定	083
第五十九章·培养感情	090
第六十章·我断他孙子十八代	096
第六十一章·为情所逃	104
第六十二章·留下一个谜	113

contents 目录

第六十三章·应接不暇的求婚(上)	124
第六十四章·应接不暇的求婚(下)	137
末卷:君以千面候芳心	147

第六十五章·丫头要及笄·149

第六十六章·颗颗翻滚的心·158

第六十七章·墨“斗”鱼·170

第六十八章·乱七八糟的辈分·179

第六十九章·为爱而逃·184

第七十章·一堆男皮匠，“逐个亮”·195

番外五：计中计·201

第七十一章·疑是故人来·205

第七十二章·病来如山倒·214

第七十三章·洞房花烛夜，调教正当时·223

第七十四章·灭棍之心不该有·231

第七十五章·谁把流年偷流转·239

番外六：祖辈的爱情——天上掉下个“丁小爷”(上)·246

番外七：祖辈的爱情——天上掉下个“丁小爷”(下)·256

番外八：父辈的爱情——要嫁豆腐郎(上)·276

番外九：父辈的爱情——要嫁豆腐郎(下)·284



目录 cOntents

番外十：有女不“淑”·284

番外十一：误打误撞的许光阳·291

番外十二：未了缘·296



第四十九章·重色轻友的奔奔

几日后。

“公主，三公子眼见着又要庆生了，您不回去吗？”

“……老不老小不小的庆什么生？！”

“公主，您又在口是心非了，您想三公子您就说出来嘛，您不说老憋在心里会憋出毛病来的，再说您在这千山万水之外的金陵说了三公子也不知道不是？！再者说了，您……”

“弄玉！我哪有——”玄墨的确没撒谎，她现在“专情”得很，她那小脑袋瓜子里除了“战什么”没别的男人，就算是在她跟前提到大饼哥，玄墨都是一脸木呆呆的表情，好似在问：大饼哥是谁？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即便是想方直，那也是被玄墨冠以“帮凶”的名号捎带着想想的（可怜的方直，若是给他知道了在他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外甥女心中，他的地位空前绝后的低下，他一准儿又要像个怨夫一样呼天抢地了）。只是，有一点必须搞清楚：被玄墨日夜念想，并不是个好兆头——不怕被她惦记，就怕给她算计。

“公主公主，好消息，九月皇上禅位大典，大汗大妃世子爷都来京城！”罗勒兴冲冲地跑进来。

“阿爹要来？吉布哥哥也来？——小罗，告诉恒，咱们即日回京！”太好咧！撑腰的总算是来了！玄墨如是想。

罗勒半天没动，跟弄玉挤挤眼，装糊涂地问：“公主，现在才七月哎——”

玄墨红红脸，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弄玉“不识趣”地又跟了一句：“公主，那凌公子那边——”

“要是半路上再叫我碰见他，你们就甭想再跟着我了！”

两人捂着嘴溜烟儿地跑了。他们身后，玄墨奸笑不已：“哼哼，战什么，弟不教兄之过，此番回京，有了阿爹哥哥，咱俩的新账旧账一遭算！”

顶着大太阳，汗流浹背地赶了大半个月的路，终于只剩下一天的脚程就要到京城了，玄墨却不紧不慢地找了家旅店住了下来，并吩咐罗勒和弄玉先行进京找房子。

弄玉惊异地插嘴：“公主，难道您不打算回府吗？”

玄墨不置可否，只是嫣然一笑，今日戴的这张面具上，颧骨那儿还能露出两个俏皮的小酒窝。

“完了。”“糟了！”“要坏事儿了！”简恒三个心底一凉，接二连三地垮了下巴。

翌日，玄墨和简恒打马经过潭柘山时，玄墨突然勒住马，远远望着那片给她留下不少回忆的山坡，一时心中五味杂陈，眺望了许久，玄墨的眼眶渐渐湿热起来，嘴里呢喃着：“直舅舅，我又回来了——”简恒暗想玄墨必是触景伤情了，看着玄墨那双兔子眼睛，善良的简恒同情心暴涨，就差跟着她歔歔了。可是他不知道，玄墨有个毛病——“风流眼”，吹多了风就会流泪；而且他也没听见玄墨“伤怀”的后半句：直舅舅，你就等着接招吧，这回定叫你跟战什么同甘共苦！

突然，林子那边传来一声干号：“奔大小姐？奔大夫人？！奔大奶奶！劳驾您高抬贵蹄儿，容小的给您刷刷蹄子成不？”

“是奔！”玄墨欢呼一声，眸子瞬间燃了起来，与简恒一换眼色，双双飞身上树，居高临下一俯瞰，只见一男子挥舞着刷子跪坐在奔的身边百般示好，而颇有灵性的奔似乎感受到了玄墨的存在，显得极为兴奋和焦躁不安，说什么也不肯配合那名男

子。

“大司马！求您饶了小的吧！小的宁愿上战场啊！这母马的月子，比额娘子的月子还难伺候耶！”堂堂一个七尺男儿，抱着马腿哭得鼻泗横流。

玄墨“哧哧哧”地笑了，简恒赶紧趁机给方直说好话：“公主，方大人此心可嘉，您还是早早原谅他，回府去吧！”

玄墨扭捏地娇嗔道：“嗯……就不！”

才怪哩！简恒一听她这绵软的口气，就知道她的心里早已软成了豆腐脑，啼笑皆非地在心里跟上一句。

“你再也不抬蹄子！我就——”眼见着那男子高高地扬起了刷子，玄墨急了，低声咒骂一句：“你敢动她一个蹄子试试！”

“我就死给你看！”那男子又是一通呼天抢地。奔嫌恶地把脸别到一边，打了个冷嗤。

玄墨和简恒笑言相视，急急忙忙地落回马上，这才失声大笑起来。

“恒，恒，救救这呆子去！”玄墨好不容易笑过了一茬儿，一夹马肚跃进林子，简恒打马跟上。

“哎哎，这位兄台，跟你打听点事儿！”简恒跳下马，自来熟地跟那男子勾肩搭背起来。

“哎哎，你别碰它！那可是义华公主的心头肉！”瞧见玄墨径直向奔走去，那男子有些急。

“哎，兄台，你放心，我这兄弟自小喝马奶长大——”玄墨回头狠瞪了他一眼，若是奶妈知道简恒给她变了种，非撩蹄子踹他不可，“咳咳，哦，马素来与他亲近的——”玄墨又瞪他一眼，简恒再不敢吭气了。教那男子吃惊的是，奔果然安静下来，温驯地蹭蹭玄墨的脸，乖乖地随她走去溪边洗脚了。

溪水边，玄墨与奔头抵头静处了半晌，玄墨才吸溜了一下鼻子轻问：“奔，好奔奔，你想我吗？”

奔那双漂亮的大眼中顿时淌出清澈的泪。



玄墨红着眼圈柔柔地把脸贴到奔的脸上，轻抚着她的毛，安慰道：“好了不哭了，玄儿也很想念奔奔呢！”

奔的喉咙里轻轻地呜噜了一下。

“撒娇？”玄墨收起眼泪，眯起桃花眼打趣道，“都做娘了还跟我撒娇？”

奔轻轻地颌下头，玄墨坏坏一笑，抬手抚上奔的脸，对着她的眼不依不饶：“奔奔这才知道害羞？嗯？奔奔你不厚道哟，说好我们一起出嫁的，可你背着我就未婚先孕了嗯？”玄墨手下触到的马脸越发地烫起来。玄墨轻笑出声，暗忖：倘若奔不是匹黑马，想必还能看见她脸红呢！想到这儿，玄墨索性笑开了追问道：“奔奔，你老实交代，是哪家的马小子骗去了你的芳心？嗯——先教我猜猜，是不是舅舅的小福子？”奔别过脸去。

“是是是，他无趣死了，有事儿没事儿就爱板着一张大脸不说还那么幼稚！——嗯嗯，是逸哥哥的小泽？”奔开始吃草。

“哦哦，咱们奔奔嫌他不够热烈！那么——”

“哎，那位小兄弟，麻烦你把公主的马牵过来吧，咱们得回去了！”

“好吧，今天先盘问到这儿，奔奔，千万别告诉舅舅我回来了哈！”玄墨不舍地拥抱了一下奔的脖子，这才与她一左一右地往回去。

“小兄弟，你可真行！”

“呵呵，没什么，哎，兄台，怎么跑这么远来遛马？”

“嘻，快别提了，大司马疼公主疼得紧，爱屋及乌呗！这不，它刚下了匹小马，大司马就说它坐月子必须吃好活动好，指名儿要咱们陪它到这潭柘山来！”

听了这话，简恒不住地朝玄墨挤眼睛，玄墨横了他一眼，不过这一眼却是嗔怪味儿十足。玄墨暗忖道：臭舅舅，把我气跑了才想起讨我的好！话是这么想的，但玄墨还是重新拾起了丝丝幸福——有人疼的幸福。

“小马是男是女？”

“嗯？”

“哦，是公是母！”

“公的！那个精神头儿！那个小体形儿！还有那个身份血统！怕是翻遍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来！”

玄墨听了心里美滋滋的，随手抚了抚奔的马鬃。

简恒在一旁笑道：“兄台真逗趣儿，马讲血统不假，倒没听说马还讲什么身份呀！”

“唉，兄台这你就外行了吧？马的身份当然是随着主子的身份走喽！就拿小马来说吧，娘是义华公主的心头肉，爹又是战将军的宝贝疙瘩，你说它的身份高贵不高贵？！”玄墨的笑当场就僵在了脸上，心底不知打哪儿蹿出了一股火苗，直攻脑门，而且恨不得直直蹿出体外把奔的马鬃烧焦才解气！

“嗯嗯。”简恒强忍着才没喷他一脸唾沫，憋笑憋得胸腔都在剧烈地起伏，碍于玄墨骤然发青的脸，他只能含含糊糊地随便应承了一句，身子却悄悄地替奔挡住了玄墨，生怕她发飙伤了奔。

“不早了，回去迟了大司马又该怪罪了。”那男子转身跳上另一匹马背，引着奔跑走了。

玄墨双手捏成拳头，浑身发抖，连骨头缝儿都在咯咯作响，隐忍了许久，那股火儿终是烧遍她的五脏六腑，一腔急火儿顶得玄墨仰天咆哮一句：“奔奔——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

简恒笑得肠子严重滞气，生生把个肚子胀得老大，都这副德行还不忘暗自狂笑道：公主，回头还是找人算算你和战将军的八字儿吧！你俩的缘分，没说的啊——

“战什么！我跟你没完！”

“战什么！唆使你的蠢马勾引我纯情的小奔奔，我再给你记上一笔！”

“战什么！凌书玉你管不好，蠢马也管不好吗？！”

打那天开始，玄墨夜夜高呼着这几句口号从梦中惊醒过来。当玄墨第十次在梦里跟不知是凌书玉还是战承棠（在玄墨眼中反正都一个样儿）“激战斗法”了一整宿后，顶着乌眼圈的她俨然变成了一只点了芯子的二踢脚，燃着一脑门子火星星在屋



子里四处乱窜。蹦跶折腾了一上午，玄墨房里的乒乓作响渐渐消停了下来，直到一片安静。一直在屋外提心吊胆守着的弄玉他们三个，并没因她的平静而松口气儿，反倒隐隐生出一个不安的念头：这回，公主要闯大的——祸了！



第五十章·在葱上跌倒，就在葱上爬起

“公主，明几个就是方大人的庆生宴了，您当真不打算去吗？听说，方大人此次将在亦男苑设宴呢。”三双恳切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玄墨的嘴。

玄墨眸中一亮，狡黠地眨眨眼，微笑道：“既是如此，那就去吧，顺便给他个惊喜。”

三个人还没来得及欣喜，就看玄墨笑得诡异地朝他们钩了钩手指，他们迟疑地凑了过去……

翌日下午，某宅子里传出一声压抑的女声尖叫：“公主！婢子可是良家少女啊！”然后便是一声痛哭：“公主，早知道您让我扮烟花女，昨晚说啥我也不会去卧梅春的！”还有一声干吼：“士可杀不可辱！我堂堂大内阁侍卫，八尺伟男一个，岂能说扮青楼女子就扮得的？！万一今晚事败，我日后怎么讨老婆？！”

紧跟着又传出一声娇斥：“统统闭嘴！你们可用脚趾头想想清楚，干五休二、年终红包、上等地位、风光无限，你们不干，马上滚蛋！”

一阵憋屈的平静。

“弄玉，你竟然跟赵妈妈一样狐媚哩！”罗勒啧啧称赞。

弄玉反讽一句：“小罗，想不到你还挺有做风尘女子的资质的！”

罗勒撇撇嘴，又转悠到简恒跟前：“咦？恒，还别说，你也挺风骚的。”

“你小子想死早说！看见没？肌肉！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肌肉！真是的，我身上哪点像女人！”简恒一边高声抱怨着，一边向玄墨的房门投去愤愤的一瞥。却见玄墨一阵风一样从屋里卷了出来，嘴里还念念有词：“嗯嗯，是有一点不像……这样就是了！”不容简恒反应，玄墨就往简恒的抹胸里硬塞进两个暄腾腾热乎乎的大胖馒头，险些把简恒的皮烫下一层，这样一来，本就瘦的抹胸越发紧了，勒得简恒脸色绛紫。调整好“胸”的高低左右后，玄墨喜滋滋地伸出小指头“噗噗噗”地戳了几下，睨着弯弯的笑眼“警告”简恒说：“恒，不许你偷吃哦。”

弄玉和罗勒在一旁笑崩了。

华灯初上，镇国侯府的亦男苑一改往日的清幽，亭台水榭灯火通明贵公子满座。方直的生辰宴就设在亦男阁探向水面的亲水平台上，此间，花香酒香碧水香香扑鼻，云影月影青莲影影成趣，实乃人生一大乐境。

“直，承袭呢？怎么还不见他来？”梅逸落座后，环顾了一圈却没看见战承袭的身影。

“刚被太子叫走了，可能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吧，无妨，咱们边喝边等他。”

“公子，三公主宫里的大公公在苑外求见。”方舒来报。

“怎的，今几个直生辰，三公主要自荐枕席？”左寒哂笑一句。

“你就说直已然烂醉，无法接见。”向来不多管闲事的骆修擎着酒杯，醉眼睨着方舒授意道。

方直不置可否，朝方舒挥挥手，方舒领命而去。

“直，我替你解了围，你怎么谢我？”

“修，我连敬你三杯如何？”

骆修不满地吊起嘴角摇摇头，轻言道：“玉兔琼酿，单少佳人为伴，叫你的夷光出来给咱们助助酒兴吧。”

“好啊！”宋庆卿和齐剑领头叫好。

方直沉下脸来，一时气氛有些沉闷。

此时，镇国侯府的后门，停了一驾马车，从中下来环肥燕瘦的四个女子。把门的家丁远远地喝止道：“来者何人！”打头的弄玉一瞧，乐了，认识，于是扭动细腰挺胸上前，小香帕“啪啪”甩得那叫一个暖昧和响亮，嗲声道：“呦，卫爷，我都不认得啦，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儿！怎的？在我卧梅春喝过了一宿花酒，就把我赵灵儿给忘了？！”

小卫子一把捂住弄玉的嘴，求道：“我说姑奶奶，您小点声儿不成啊，说吧，您大驾光临想干啥？！”

弄玉四下瞅瞅，也压低声儿说：“咱大东家说了，今几个大司马庆生，特命奴家领人前来祝寿，你可莫做那不识趣的！”

一听说是卧梅春的大东家，小卫子头个反应就是三公主，他哪儿有胆拦着？！赶忙堆笑道：“岂敢岂敢，您快请吧！”

弄玉捂嘴俏笑一声，又卖弄风骚地抽了小卫子一香帕，扭腰就进了门，后面三个强忍着笑紧随其后。无意间，小卫子与精心装扮过的没戴假面的玄墨对上了眼，小卫子当场口水横流，结结巴巴道：“飞……飞天……姐姐……”吐出最后一个字便晕到地上，不省人事。

亦男苑这边方直跟骆修还在掐着，方直凝神一思量，仰头饮尽一杯酒，刚启齿：“夷光她——”就被方舒“呼哧呼哧”地又给打断了：“公子，卧梅春来人了！说是大东家派她们来献曲贺寿的！”

“噗——”左寒一口酒喷出，大笑道，“直，你今几个还真有艳福，三公主这摆明了要用美色摆平你！”

方直并不生气，心思一动，转向骆修笑道：“修，你不就想佳人助兴吗？这不，佳人自个儿送上门了。小舒子，传！”

骆修微微蹙眉，眼底划过一丝隐隐的失望。

“大人们万福！”莺声燕语一齐唱了个喏。

就在她们款款行礼的当口，齐剑目瞪口呆地直言不讳道：“俺滴老娘哎，就这等



货色她也好意思出手?! 看看, 看看! 右边那个, 壮实得跟头奶牛似的!”

方直挑挑眉, 慵懒地歪靠在软椅上, 睨着打头的弄玉, 嘴角也挂起一抹嘲弄的笑。

“大东家说, 大司马青年才俊, 向来不好声色犬马, 所以今日特派镇店之宝三三姑娘为大司马以及众位大人献上一曲, 借以送给众位大人一个惊喜……”弄玉按照玄墨教她的原话学着。

“这相貌这年岁确是够‘惊、喜’的! 怎么这行也兴吃老姜吗?! ”左寒肆意地狂笑。

“‘镇店之宝’?! 到时候别把咱们哥儿几个镇趴下就好!”微醺的齐剑眼神又飘向简恒扮的女子。

“哎哎, 直, 该不会是这姐儿仨合起来叫‘三三’吧?! ”宋庆卿目不忍视地丢下一句后就埋头饮酒。

“哎呀, 真可惜, 承袭福薄, 好戏又要错过了。”梅逸也接着酒兴跟着调笑了一句。

“好了好了, 别啰唆了, 快‘惊喜’吧! 是骡子是马总得拉出来遛遛!”方直不耐烦地挥挥手。

弄玉满含鄙视地嫣然一笑, 心中冷笑道: 土包子们, 教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样的才叫美人儿! 三人垂首闪开, 一直隐身其后的玄墨步履轻扬摇曳生姿地款款走了出来, 众公子方才的狂笑瞬间都冻在了脸上, 在他们眼中, 满世界只剩眼前那位女子了——一身飞天的装扮, 露脐紧身小缎袄, 轻纱修身喇叭裤, 一缕纯白披帛绕过双臂长长地拖在身后, 一头乌发绾成镂空振翅蝴蝶髻, 额头贴花黄, 面罩半边纱, 手握碧玉笛, 这通身粉绿粉白的色调, 干净清爽; 这修长窈窕的身段, 远远看去俨然就是——一根水灵灵的——嫩葱。

“噗!”方直眯眼一细瞧, 嘴里含着的那口酒当下直接喷在身旁宋庆卿的侧脸上。宋庆卿却浑然不觉, 半张大的嘴角哗哗地往外淌着水, 也不知是酒还是口水。“咣当”“吧唧”……齐剑、左寒、宋庆卿的杯子先后落地, 下巴颏子自动自觉地耷拉

下来,就再也没合上。

骆修只觉浑身的血须臾间就凝固住了,唯有心,尚存一丝感觉,是二十四年来他头一回感到的小鹿撞怀的感觉,他眯起丹凤眼,死死地盯着玄墨,手上不由自主地加了力道,一种强烈的占有欲由心底开始向肢体的各个角落蔓延。就在玄墨微微转睛的瞬间,骆修心头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是,她吗?

挨着骆修就座的梅逸下意识地隔着衣衫紧紧揪住自己的胸前,他的心也被一个念头彻底吞噬了:这是他的仙子,只能深藏在他的梅园之中,而且永远只属于他一人。

玄墨很满意她的美人计发挥了效果,正欲开口,却被方直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只听方直沉声喝道:“你抬起头来!看着我!”

玄墨心底发虚,腿弯一软,就要跪到地上,简恒赶紧在她身后用掌顶了一下,玄墨稳住身形,缓缓地抬起脸来,柔媚传情的眸子似乎都能滴出清泉来。恰好与方直四目相对——不是脉脉传情,更不是情花四射,却是短兵相接,两人无声地用眼神较量着。

“好!很好!我的‘乖、玄、儿’!还算你孝顺,还记得为舅的生辰!我还以为你跟着哪个野男人私奔了!……你给我穿成这样,皮又紧了是不?!”

“赖皮舅舅,我就是来气你的!怎样?!你现在讨饶也来不及了,哼哼!今几个晚上有你好果子吃!”

“好呀丫头!你行!我倒要看看你外面疯了几个月回来有什么长进!”

“嘻嘻,长进大了!”

“放兔子过来!”

……

玄墨故作娇羞地低下头,在轻纱的掩护下露出她的森森白牙,稍停半刻才轻启朱唇道:“三三有幸,恭祝大司马福寿绵延,特献笛曲一首,略表心意。”声音娇柔,似芍药曳喃,又似金钟摇坠,还似睡莲毕剥开启,酒不醉人人自醉,声不迷人入自迷。玄墨秋波流转,向湖心亭飞去。月光中,一绿衣女子,纤腰长纱,身姿轻盈,像柳丝轻



扬，又像浮云飘忽——更像嫩葱待采。

若非知根知底，方直也会被她的惊艳迷醉一把，只是心中惴惴，不知道她又要玩什么花样的阴招。方直阴着脸，愤懑地喝着酒，心底恨骂道：“小兔崽子！谁他二大爷的给你插了翅膀？！要是被我知道是谁教会你轻功，我决不饶他！”四下再看看公子们痴痴的、深情的、心怀叵测的各色表情，方直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不由心叹：承袭啊承袭，你怎么这么福薄？若你今夜有幸看见玄儿真颜，相信你一定会为你当初的草率决定悔青肠子的！玄儿年底就要及笄了，我真不知道，玄儿我还能给你护多久！木头脑子，求你发发春吧！

方直重重地叹了口气，目送着玄墨轻轻地落在亭子的碧瓦上，取出玉笛。寂寥的夜空中，笛音流淌，月光如雾，亭台湖石，都似在涓水中濯洗过，那亭上之人，被月光蒙上了淡淡轻烟，须臾间列席之人只听泉水倾泻，叮咚作响，云飘风舞，仙雾迷蒙……众人皆醉，众人皆倒——是真的倒了，倒在玄墨的《九曲幻音》之中。方直在意识恍惚之时，心里不忘恨骂一句：你这个……该死的小兔子……妖精……

玄墨见好就收，又飞回亲水平台上。

简恒三个取出耳朵里的塞子，急切地问：“公主，可以开始了吗？”

“快快快！动作一定要快！”

弄玉熟练地给众公子的脸上逐个儿涂上了锅底灰，简恒随即把公子们都放趴到地上，罗勒麻利地扒下他们的裤子，只留底裤，然后在每个人的屁股的位置上倒插一根长葱，葱管向下，葱叶朝上，随风招摇。玄墨在一旁笑眼观看，心里被一种得意充得满满当当的，摇头晃脑地想：战什么……大葱好吃，可不要贪吃哦！嘻嘻，哥哥们，你们可莫要怪我，谁教你们好命认识战什么呢？你们既然合伙骗我，那你们今几个就该合伙吃葱！

一切收拾妥当，玄墨四人拍手走人。得意忘形的玄墨没留意，就在她大摇大摆欣喜若狂地闪出镇国侯府的后门时，她，被人盯上了，继而被人尾随了。

寂静的这一路，四人憋，憋，憋，一直憋到别苑，麻利默契地各回各的房间，插门、卸妆、上床……终于，在月朗星稀之时，猫头鹰在树枝子上忽闪着它美丽的大